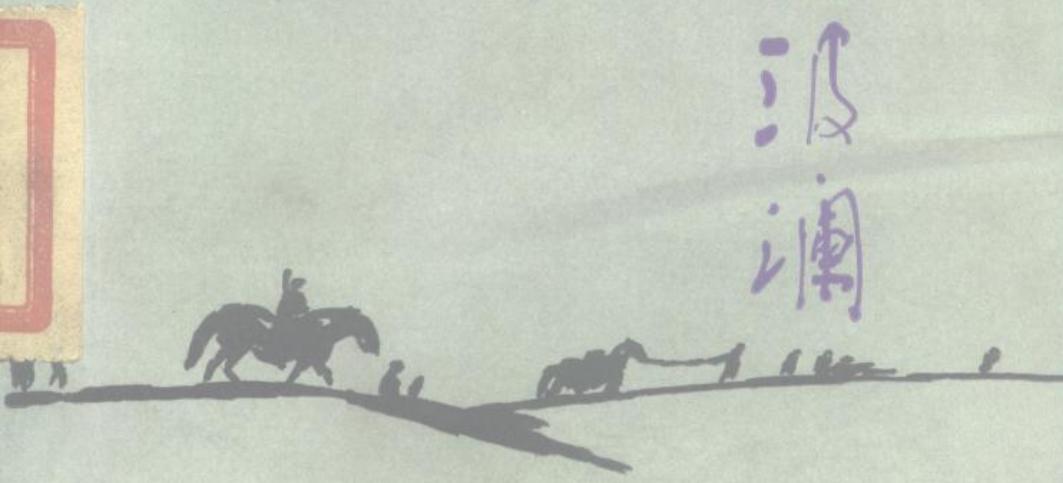


莫 耶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生 活 的 浪 潭



生 活 的 波 澜

莫 耶 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952727

生活的波澜

莫耶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页 字数 130,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100

统一书号：10094·484 定价：0.54元

题

记

沙

汀

莫耶同志是我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书时候文学系第一期的同学。但是直到当年何其芳同志和我带领一批同学去延安二十里铺参加秋收时，这才开始有点印象。事情是这样的，在到达目的地的次日，当我们到同学住宿的农民家里，问询她们居住情况的时候，独有她爽朗地笑不可支，原来她对陕北妇女的生活情形感到惊奇。

具体细节不必说了，这里我只想指明一点，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南国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来说，陕北农村妇女的某些生活方式，当然会引起惊怪。

但我当时只知道她家庭富裕，曾经在上海女子书店作过编辑工作而已，还不清楚她在故乡厦门读初中时，就在当地日报

上发表过文章，更不知道她在女子书店出版过书。到我同其芳到鲁艺教书前，她原在戏剧系学习，而且是随同一个救亡演剧队来到延安的。

那次参加延安二十里铺秋收的鲁艺文学系的同学，不止受到一次劳动的锻炼，还产生了一点菲薄的附产品：《秋收一周间》。这本小册子听说曾在国统区出版，可惜我至今不曾看过，不知其中是否有莫耶同志的文章。这可以说是一册较早报导当时全国瞩目的陕甘宁边区，特别是革命圣城延安农村生活的集体散文报导。而为了写成这一本小册子，何其芳同志真也费过不少精力。但我要说，这个行动本身说明，由中央负责同志发起成立的“鲁艺”，其目的是相当明确的：训练广大为人民群众和抗战服务的文艺新兵。

我对于莫耶同志当时还了解不够，尽管她在我一道去一二〇师前已经写过由郑律成同志谱曲至今尚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延安颂》了。我们一道随贺龙同志去敌后，是一九三八年初冬，先去晋西北岚县，住了一段时间，又一同随军前去冀中。而真正认识，准确说进一步认识她，却在一九三九年春。因为读者从我去年发表的《敌后七十五天》不难看出，对于我们一道前去敌后的鲁艺文学系同学，这可以说是一个认真的考验，而我自己首先在这次考验中就不够格。因为尽管我也尽力说服过、劝阻过他们，我本身却没有带好头，同样希望早日离开冀中。

单说女同学吧，虽然也经历过动摇、矛盾，莫耶同志终归留下来了，到战斗剧社长期工作，其他两位却都先后返回延安。至于文学系的男同学，则只留下一个非垢。自从冀中分手以后，直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以后的一九七九

年，我们才又在北京见面。在此以前一年光景，我只听到一位中国文学研究所的同志，用一种轻松语调，向我提谈到她，简单告诉我她曾在伟大整风运动中经受过一些同志稍嫌过火的批判，这本选集中一篇小说《丽萍的烦恼》可能就是她受到反复批判的原因之一。我见到她本人时未及细问，她自己更一句未提，主要谈话内容，是她的电影文学剧本《战地火花》。而由此可以看出，她并未由于思想改造中受过一点不够恰当的批判，对党对革命耿耿于怀。

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建国以后，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她还曾经因为一次深入揭发官僚主义的重大事件，受到过极不公正的处分，成为一次冤案错案的主角。她创作的中篇小说《春归》，就是以她自己这段经历作基础写出来的，故事结束于三中全会，故名《春归》。因为历时二十年的委屈，终于得到了平反。只是由于主人公的经历时间跨度较大，初稿在艺术构思上不够理想，我拜读后曾经推荐托尔斯泰的《谢尔盖神父》让她看，以资借鉴。经过她一再加工，显然完善多了。这说明她的虚心和对创作的严肃态度。

在这本选集中，我感觉最可贵的，是她三中全会后所写的一些缅怀一二〇师贺龙同志、关向应同志和甘泗淇同志诸位的回忆文，这不仅因为这些同志我也比较熟悉，更由于经过作者生动的叙述，相当充分地体现了老一代的党的领导同志具有的优良传统。而这对教育大部分成长于十年动乱中的青年一代，无疑是一项值得赞扬的重要工作。

莫耶同志还一再告诉我，尽管她有严重的冠心病，又已年逾花甲，她还准备奋力写一部近于自传性的长篇小说。根据她这本选集的成就，我相信，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将不仅反

映出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而且进一步反映出她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因此我同时相信，这部长篇小说将对青年一代富于革命传统教育的重大意义。

一九八二·三·十三日

目 录

题 记	沙 汀 (1)
大战汾阳城	(1)
侦察英雄韩排长	(9)
解放战士当英雄	(16)
强攻娄烦镇	(25)
伤亡簿上第一名	(29)
“黑旋风”大闹东村	(33)
打碉堡	(36)
战斗没到的时候	(40)
悬赏千元的女人	(45)
三个皇军和一个女人	(50)
抗日军政大学的女军人	(54)
劳动英雄检阅大会	(61)
生产战线上的被服厂	(67)
风波	(74)
丽萍的烦恼	(80)
附 1：与某同志谈《丽萍的烦恼》	
附 2：一篇小说的坎坷经历	

《延安颂》诞生记	(113)
满怀深情忆延安	(121)
奔赴延安之前	(129)
彭总西北行	(135)
贺老总和我们在一起	(149)
贺老总与红小鬼	(160)
忆敬爱的关向应政委	(170)
战斗剧社的“后台老板”	(180)
我们办《战斗报》的时候	(191)
啊！鼓浪屿	(200)
后记	(207)

大战汾阳城

一、汾阳城关火光冲天 协和堡上杀声遍地

话说汾阳这个地方，东西南北，通两条汽车路，一条铁路，四外安下二十多个据点，是敌人在山西的重要战略防地。山西伪省长说汾阳是“治安的模范县”，敌人的旅团长，也吹嘘“铁壁坚阵的汾阳”。可是去年五月，咱们就打进汾阳大营盘；今年秋季攻势，到处打胜仗，八分区的部队早盼着打个大胜仗。九月十四日，来了一道命令，要烧毁汾阳飞机场，袭击平汾车站。这天黄昏，董参谋和指导员张鉴，就带着突击队众英雄，浩浩荡荡，走下平川，真是马到成功，分头袭击飞机场和平汾车站，鬼子早溜走了，一阵炸弹，把车

站炸个稀烂。飞机场的飞机棚、油库，也点了火，顿时风助火势，火趁风威，一片红光，照亮了汾阳城。城里的鬼子装聋装瞎，不敢做声。第二天，众英雄就在汾阳附近，等待新的任务。第二道命令又传下来：烧毁火柴公司，炸毁电灯公司，相机袭击协和堡。当晚，战斗英雄曹得功、崔荣海，领头冲锋，地雷手榴弹一齐开花，轰轰隆隆，直炸得汾阳城索索震动。火柴公司烧了，电灯公司也炸了，辟辟拍拍，烈火冲天，照得三十里外，一片明亮。吓得城里的鬼子，连枪也不敢响一声。这还只是小把戏，惊天动地的大战斗，还在协和堡这一仗。

且说一参谋董明端，因为布置战斗，熬了三天三夜，眼睛肿得象红桃一样。支队长要他休息，他还说没关系。当下就派侦察员赵德富，情报站长李根生，要他们摸进协和堡，打开鬼子住院的后门。另派一路人马，半夜逼近协和堡，以便里应外合，这且不提。再说赵德富，相貌长得十分粗壮，外号“老粗”，可是他粗中有细，他身上带了几把小刀，和老李向协和堡进发。到了前半夜，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堡子墙，把刀子插在墙上的石缝里，踩着刀把，活象猴子上树，轻轻翻了进去，打开了后门，专等大军到来。这时，战斗英雄崔荣海和贺凤兆，领着第一突击组，借着星光，摸到堡子外面，架上梯子，人才爬上去一半，就被哨兵发觉了，可是哨兵还没有来得及开枪，前头的人已经走到跟前，把他掘起。队伍再向前进，通过一条甬道，快接近敌人后门时，房上的敌哨兵看见了一条条黑影，吓得忙搬动机枪，连声地叫：“你的？八路的？大大的？”这时前头的人赶快贴在墙边，后面的伏在地上，只有中间被看见的几个，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小同志王力茂原先给鬼子当过差役，被咱们俘虏过来教育后，就经常参加战斗，对敌人喊话。他这时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鬼子惊奇地问：“他里卡（谁）？”小王大声地打着日本腔：“客西客麻西答（警备队来啦）！”鬼子信以为真，收住枪，走开了。众英雄象出了膛的子弹，嗖嗖地穿过甬道，闯进洞开着的大门，爬上房顶，收拾了哨兵。机枪手榴弹呼呼地钻进了鬼子的门窗。鬼子光着脑袋，赤着脚，抱着枪奔出来，要抢岗楼，可是满院子枪弹乱飞，那里有他们的去路！正象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有几个倒下就爬不起来，几个只好逃进房里，把门紧紧闭住。这一下，屋顶上的英雄们乐开了，崔荣海就喊：“鬼东西不行啦，同志们，快冲下去捉活的呀！”当时留下几个占住房顶，还有十几个，赛过插翅虎，跟着崔荣海、贺凤兆两员勇士，扑扑地跳下来，连喊杀声，机枪手榴弹并用，乒乒乓乓，轰轰隆隆，就向房里猛攻。众英雄们有的堵大门，有的堵房门，有的堵楼梯口，有的打窗户，真是布下天罗地网挥火阵，管叫鬼子插翅也难飞。接着火力一停，同志们一个个端好刺刀，圆瞪两眼，对着西房，就等抓活的，恰好西房里奔出一个鬼子，头顶钢盔，赤足挽袖，双手舞动刺刀，向外猛冲……

二、鬼子乱奔走投无路 英雄动武各显奇能

话说西房冲出一个鬼子，舞动刺刀，直奔大门，班长韩

金保，赶忙从斜里一刺刀杀出，没有刺中敌人，敌人却一刀刺过来，他心里一急，闪开敌人的刺刀，一个箭步窜上去，把鬼子连人带枪一起抱住，鬼子的刺刀在他头上乱晃，他的脑袋顶住鬼子的胸脯，崔荣海、贺凤兆忙跑上前，夺下鬼子的枪，几枪托把鬼子打昏了。郭冒祺和崔凤林也赶上去，用刺刀戳鬼子的腿。他们以为鬼子死了，都各回原处，韩金保把敌人的皮带子弹解下来，松了手，不料这死鬼子一翻身，爬起就跑。韩金保拔腿追出大门，鬼子正要拐弯，恰巧迎面奔来一个人，两个人撞倒了。原来，通讯员任秋发和突击二组去打北房，打了一阵手榴弹，恼火捉不到活的，急得在院里乱窜，正要转到西房，却给鬼子撞着了。他爬起一看，不由得两眼圆睁，纵身扑上去，骑在鬼子身上。杨排长和新战士尹四福，也上前把鬼子按住，结结实实的捆在一边。这个刚收拾停当，又一个鬼子端着枪，弯着腰，偷偷从墙根溜过去。任秋发眼明腿快，来不及拾枪，一奔过去，双手把鬼子屁股一推，鬼子跌了个狗吃屎，任秋发趁势压在鬼子身上。杨排长和尹四福又赶过来，按头绑脚，又收拾了一个。

且说北房的鬼子给手榴弹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幸存的鬼子想赶走堵门的人，可是高兰祺稳稳地堵着楼梯口，子弹就在他身边飞，他伏在墙角落里等着。鬼子兵拿着刺刀冲出来，想爬上梯子占房顶，刚走到梯口，猛不防高兰祺站了起来，鬼子吓得退了几步，刺刀刷地刺来。高兰祺来个防左反刺，鬼子的刀尖割破了他的衣服，他一刀刺中了敌人的胸部。可是刺刀太软，一下就弯了，那家伙又一刺刀过来，刺破了他背上的衣服。鬼子第三刀来时，高兰祺左手端枪，右手抓住敌人的刺刀，往膀胱里一夹，鬼子和他就一抽一拉，把

他的虎口割破了。后来他猛地一拉，肥胖的鬼子就压在他的身上。正在紧张的当儿，八班副班长刘怀南三步并作两步跑来，一把捏住鬼子的脖子，鬼子丢下枪，高兰祺爬起来，端起枪朝鬼子的腰里扎了几刺刀，鬼子断了气。再说八班的张三子正堵住北房，一个高大的鬼子端着枪从西房跑来了，这鬼子又悍又猛，一脸凶相。张三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从侧面飞奔过来，将鬼子拦腰抱住，李光才上来，把枪夺去。剩下张三子，人小力气小，抱不住鬼子，这鬼子乱撞乱挣，两个人就在地上摔来滚去，结果还是给挣脱了，急得张三子边追边吼，正好徐堆金迎面冲来，两刺刀结束了鬼子的狗命。北房敌人的曹长最后出马，他结扎停当，先用刺刀向门外虚刺两下，然后蹦跳出来。高来保打了一枪，鬼子带了轻伤，正要逃走，刘万年迎面扑上，伸手要抓鬼子的领口，冷不防鬼子一张口，把他的指头咬住，刘万年焦急万分，心生一计，左手抓住鬼子的下部，鬼子“哎哟”一声，松了口，软软地躺下来。刘万年也不顾手上鲜血直流，两手一按，将鬼子压在胯下，张成保和张三子急忙赶来，把鬼子象捆死猪似的捆好丢在一边。这且不提，再说我们队伍本分两路，一中队那一路，是解决伪军和合作社的，当时合作社已经打开，大米白面，洋火纸烟，应有尽有，众人正在挑的挑，运的运，喜得合不拢嘴。排长王玉新，也忙着搬运东西，接到援助三连解决敌人的任务，忙带上队伍，跑步到了鬼子侧门。突然从里头跑出一个鬼子，将他的头紧紧地抱住。鬼子身肥力大，粗粗的拳头在王排长身上乱捣。王排长挣扎着，双脚乱踢，想翻身来，可他已没有了力气，眼看就要被鬼子压倒，正在这危急的时刻，他想出了一个妙计……。

三、消灭敌人胜利回来 群众慰劳盟友叫好

话说王排长被鬼子压倒在地，他情急智生，忽然想起自己的手枪，就用脑袋拼命地顶住敌人的胸部，抽出右手拔枪。鬼子正想趁机把他按倒，想不到噗地一声，子弹穿进肚子里，那鬼子一声怪叫，倒在地下。这时，院内的鬼子死的死，伤的伤，只剩下三两个躲在房里打冷枪，直把战斗英雄贺凤兆急得打转，便带了崔凤林，李发胜，找到死角，慢慢跃进。接近敌人住室时，他们爬下来，两支枪靠上窗沿，一把刺刀对准门口，叭叭放了四响，只听里面鬼子“哎哟”一声，滚到地上。贺凤兆手快心灵，推窗跳了进去，只见窗内正摆着一挺亮光光的机枪，喜得贺凤兆扛起就跳出来，正遇上战斗英雄崔荣海，两人不由得啧啧一番。这时接到“进去捉活的”的命令，他们就把机枪交别人送走，领着大家冲进房内。房子是一明两暗，进暗门时，两个鬼子藏在小门洞里，崔荣海眼快，开枪打死一个，贺凤兆也奔上前，正要刺第二个，那鬼子连打几枪，崔荣海、贺凤兆两英雄倒了下来，急得后面的新战士尹赐福扔出手榴弹，炸死了那可恶的鬼子。大家赶忙扶起两英雄，他们却推开大家，大声地喊：“你们不要管我，敌人快完了，快冲呀！我们快胜利了！”就此壮烈牺牲！仇恨直激得个个战士两眼通红、勇气百倍，一心要为两英雄报仇。郭昌祺领头，又走近一间房子。他不管屋内还在打枪，纵身把窗子踢开，一个鬼子背着掷弹筒，

慌忙躲向屋角，他伸手抓住，猛力一拉，把鬼子摔个四脚朝天，郭昌祺趁势骑在鬼子身上，鬼子急得在地下乱滚，气得他跳起来就是两刺刀，才把鬼子刺老实了，夺下掷弹筒。

且说北房的鬼子已被完全消灭。西头伪军屋里的伪军也走得光光的；原来这屋子里的十几个伪军听到日军住的院内，枪炮惊天动地，知道日本人不行了，就来一阵叫喊，整队跑到操场上，架起枪，蹲在一旁，等咱们来接收。大门内的十几个伪军正在屋里睡觉，听见鬼子乱嚎乱叫，也慌忙爬起来搬机枪，正在打不敢打、跑不敢跑的当儿，卫生员赵如意捏住手榴弹，躲在门外听得详细，揭开手榴弹盖大声喊：

“不要忘记你们是中国人，只要好好缴枪，我们就不打你们。”伪军再也不敢动了。赵如意一直把守着房门，直到战斗结束，大队回来，才把这十几个伪军俘虏过来。

四天三夜的攻击战，在十七号清晨结束。大家到处收集胜利品，一中队的张绍孟和二中队的殷士茂到处找子弹。一中队的李春月和副班长侯元素、郭长云，只顾给公家运食盐。新战士张厚昌给公家扛出一箱洋火柴。大家背着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歪把子机枪、掷弹筒、五十七支步枪、四大箱子弹和另外四十驮子胜利品，带着五十多个俘虏，浩浩荡荡，返回根据地来。队伍到了山头，太阳正红彤彤的，照亮了大家的笑脸。一路上的老乡问长问短，把果子鸡蛋送到战士们面前，塞在战士们的口袋里，说不尽的红火热闹。到了支队部，来参观的美国记者忙着照相，并特地给胜利品和十七岁的小战士高兰祺拍了几张。那边来了许许多多的战斗英雄，这边老太太在给伤员喂米汤，妇救主任撕开新白布衫，给伤员裹伤口，那边美国医生凯士堡给伤员打针，这边站着俘虏来

的五十多个伪军和三个日军，叫嚷着扭过头不让拍照，可是美国记者福尔曼的快机，还是把那些鬼面相照上了。另外两位记者爱卜斯坦和武道，细细地问，密密地记在本子上了。他们说：“一切污蔑八路军的谣言，已被彻底粉碎，我们要把所见到所听到的，用照相机、打字机介绍给全世界。”接着几个外国朋友列成一排，用外国语喊：“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